

陈少聪



有一种候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少聪

有一种候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一种候鸟 / 陈少聪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1

(百合文丛)

ISBN 978-7-5399-2638-4

I. 有... II. 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6502 号

- 书 名** 有一种候鸟
著 者 陈少聪
责任编辑 江山华
责任校对 姜 楠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38-4
定 价 20.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乡愁的回眸

- 003——有一种候鸟
008——回忆长江水
028——苏三离了洪洞县
034——人在茶马古道
039——香格里拉
046——龙胜姑娘一回头
053——在那遥远的地方
057——沧桑吐鲁番
066——菩萨蛮

异域羁旅

- 075——戏梦威尼斯
078——济慈,他在哪里?
087——夜游者
093——鹰巢
098——捕梦网
104——峡谷散记
111——梦多昔诺素描
117——犹可叹半岛纪行
134——爱弥丽啊爱弥丽
140——空中有许多精灵
145——不朽的凤凰
151——水鸟与金字塔

故人如斯


- 171——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177——春茶
185——访隐者不遇
195——安妮与我
200——偶遇
205——彼德的婚礼
207——过客

艺域札记

- 215——文学与乡愁
220——仲夏观希腊悲剧
224——木兰结
230——平行的爱
238——滚雷药师传奇
244——从莎翁的《暴风雨》谈起
250——听舞
253——谁是华钦·米勒？

流放遐思

- 261——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
267——波克丽手记
272——樱花如雨
277——少年彼德的烦恼
280——看鸟
282——魔戒
285——窗



有一种时候
回忆长江水
苏三离了洪洞县
人在茶马古道
龙胜香格里拉
在那姑娘的一
沧桑远的地方
吐鲁番
菩萨蛮

乡愁的回眸

有一种候鸟

爱鸟的人都知道，有一种候鸟叫北极燕鸥。它状似燕子，形体却稍大些。头尾长约呎余，羽毛灰色里透着淡蓝，腹部羽毛纯白，黑羽覆冠，尖喙与脚爪鲜红明艳。这种燕鸥于北极一带孵卵，三两月后羽翼便见丰腴。每年八月时分大鸟便带着小鸟飞往南极，越过汪洋大海，万里跋涉不停地飞航，历经数月，方才抵达南极海域。稍事逗留，便又启程重新飞回北极。往往于夏季五、六月间回到目的地。如此这般，北极燕鸥一年到头疲于奔命地飞翔于两极之间，来往往返长达两万两千英里，难怪它们的外号叫“冠军移栖者”。

回想起来，生长与我同一时代的中国人，好像自幼便开始了一种飘流式的生活。半世纪以来，不知迁徙过多少地方。我常想到一个属于童年时最早的朦胧意象，有时在梦里，有时在不经意的霎时之间，这意象会陡然地映现在意识的网路上：一根根树干，一排排枝丫，伴着星云，伴着月夜，忽忽向后倒退而去；而我，则身不由己地倏倏向前奔驰，也许在卡车里，也许在火车上，或在船舱内，我仿佛还听到车轮滚动的声音，依稀见到一排排树影在窗外闪烁而逝，海上粼粼的波光渐漂渐远……而我却不知将航向何方……我似乎不自觉地永远在继续飘流，继续奔驰……

回想起来，生长与我同一时代的中国人，好像自幼便开始了一种飘流式的生活。半世纪以来，不知迁徙过多少地方。我常想到一个属于童年时最早的朦胧意象，有时在梦里，有时在不经意的霎时之间，这意象会陡然地映现在意识的网路上：一根根树干，一排排枝丫，伴着星云，伴着月夜，忽忽向后倒退而去；而我，则身不由己地倏倏向前奔驰，也许在卡车里，也许在火车上，或在船舱内，我仿佛还听到车轮滚动的声音，依稀见到一排排树影在窗外闪烁而逝，海上粼粼的波光渐漂渐远……而我却不知将航向何方……我似乎不自觉地永远在继续飘流，继续奔驰……

千禧年的除夕那天，我在报上读到这么一则新闻：

明天就是二〇〇一年了，临海括苍山主峰米筛浪为浙江东南第一高峰，是新世纪中国大陆第一缕阳光

首照地……时间为一月一日早上六时四十五分。

我的心不禁起了一阵莫可名状的悸动。临海，那是母亲的家乡，她在那里出生成长。临海也是我小时候最后在大陆住过之地，我们便是从那里离开大陆到台湾去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幽秘的古城，城里没有汽车，所有的街巷都是由石板铺成的。出远门往往要坐船，它仿佛是个远远遗落在世纪之外的梦土，常在我记忆的边缘融入淡出。

浮现在我心灵深处的不是早晨第一缕晨曦阳光，而是一首凄凉的挽歌，一首带着浓厚乡愁的摇篮曲。

然而，读到这则日出的报道，浮现在我心灵深处的不是早晨第一缕晨曦阳光，而是一首凄凉的挽歌，一首带着浓厚乡愁的摇篮曲。母亲已于四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最后二十年是拖着病体在美国西雅图度过的。自从三十几岁离开了她的家乡之后，直到八十一岁过世，她再也没回去过。

看到这则新闻，我兴奋地在电话上通报哥哥，谈及儿时离开临海那天清晨的情景。我的记忆已十分模糊，只记得我们乘的是一辆烧柴油的破旧大卡车。车子停在城门外头。母亲抱着不到两岁大的弟弟和我一同坐在前座驾驶员旁边。母亲当时两眼红肿。车外有些送行的亲友。记得有个家里多年的女佣人在车外，相对无言地直抹眼泪。哥哥说，他最难忘的是外婆最后赶到现场的一幕：也许妈妈并没期望外婆来送的，城内到城外有一段路，不知外婆是怎么来的，哥哥说，那时车子已经发动了，车轮声隆隆地响，窗外扬起一片尘土，只见外婆瘦小的黑影从人群中冒了出来，拖着一双小脚，吃力地蹒跚走近车身，而车子已开始慢慢滑动，隔着灰沙满布的窗玻璃，外婆举起双手来，在空中使劲地朝着我们挥舞……“想来真够悲惨的。”，哥哥感叹道。我听着觉得好不心酸。不知怎的我已不记得这一幕了，有些事真是不能想，也回忆不得。有时，遗忘未尝不是一种救赎。可怜那次便是母亲今生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母亲了。

在临海时我年纪还太小，未曾登高看过日出，甚至也不

知道当地有座括苍山。但今年的春天，我却登上了父亲故乡的泰山，甚至到泰山极顶去看了日出。那天清晨天还没亮，观日峰上便聚满了等候日出的人群了。人人披着旅社供应的解放军式棉大衣，屏气凝神，注视着曙光微曦的远山。终于，五点左右，一轮火红的朝阳陡地跳上了那头的山峰，一阵欢愉的呼声四下响起，我发现自己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潮湿了，“爸爸，我终于看到你们泰山的日出了。”我自言自语道，想到爸爸生前再也没有机会踩过他出生之地的泥土，一阵心酸，泪禁不住扑簌簌落了下来，不得不别转头，暂时脱队，走到人稀的山径上去。在山径转弯处，我蓦然闻见了一丛迎春花，黄金色的花枝在朝阳的映照下迎风闪烁，发出璀璨灼眼的光辉，我看得目眩口呆起来，因为太意外了，竟会在这里见到我一向既熟悉又深深喜爱的花朵。

从前在我西雅图的家后院窗外便长满了这种花。每年春天它是第一个来报春信的花朵。后来我在父母亲的院内栽了一棵。没几年便长成一株枝叶繁茂高及屋檐的花树。一九九六年四月初父亲肺癌已届末期，病情急转直下，父亲当时已几近弥留状态。那天我特为从他家院里摘了一枝迎春，拿去插在他病房的花瓶里。父亲平日从来不喜欢家里有任何摆设装饰，连墙上也从不挂一张字画。瓶花则更属多余之物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当我手捧迎春进门时，父亲的脸上竟出乎意外地绽出了霎时欣悦纯真的笑容，只有两三秒钟，随即消失了，我一直以为父亲大概见花而勾引起一丝朦胧的家居回忆吧；在泰山山顶的小径上，我才有了新的憬悟：原来当时在父亲游离熹微的意识里闪现的或许是更遥远更原始的记忆啊！

原来当时在父亲游离熹微的意识里闪现的或许是更遥远更原始的记忆啊！

父亲自从一九四九年离开故土后便再也没回去过。如今在西雅图一方宁谧清凉的墓园里，他和母亲永远长久地安憩了。

记得有一年春天，我和父母亲一同在西雅图附近一个小海岛上度假。在海岛的一角，有人指给我们看一艘来自

中国江南的古老渔船的残骸，父亲万分惊讶，他手抚着木舟，绕着舟身看了又看，嗟哦不已。我想，一个身历战乱、奔波一世的中国老人，面对一艘饱经风浪、漂泊重洋的江南木舟，而它又经历了一世纪的风霜忧患，半个地球的迁徙，他老人家的低徊嗟叹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了解父亲其实一直是深深地怀念着故土的，但他始终没回过家乡，大概正因为内心怀有深切执著的爱，表现于外的，才更显得固执和淡泊吧。

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飘流，纯粹是悲剧性的。他们毫无选择。时局动荡，花果飘零，早为他们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是真正在流亡啊！而我们这一代人的飘流，性质可大不相同，最起初的情况自然属于不得已：抗日战争爆发，逼着我们随父母逃难到大后方，战后回到中原，没几年之后，又随父母飘流到台湾海岛。成年之后的我们，随着一股似乎是不可抗拒的留学潮流，飘到了美洲、欧洲，或其他天涯海角。久而久之，终于在外洋生了根，以致到头来竟将异乡当作了家乡。这时我们已不是飘流，我们其实是羁留，也是自我流放。

然而许多年后的今天，是一股什么力量又将我们这一代人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地带回到彼岸——我们的原乡？难道我们生命的因子中也存在着像北极燕鸥一般的飘流基因吗？因而如此这般地疲于奔命往返于大洋之间？有时我不得不怀疑，这种长年的频繁往返是否已教我们混淆迷失，以致分不清自己真正的故乡究竟是在海洋的哪一边？

尽管我们已在异乡生了根，也习惯于流放的生活形式，一种属于原始呼唤与根深蒂固的情结似乎永远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就像泰山山头的迎春花，偶然仍会在幽微的梦境里向我们闪现一般。

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具有恋栈的情结，这种情结叫我们选择了长久的羁留，无止境的自我流放，大概我们不仅习惯了流放的生涯，也同时浸溺于流放给予我们的自由逍遥

尽管我们已在异乡生了根，也习惯于流放的生活形式，一种属于原始的呼唤与根深蒂固的情结似乎永远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就像泰山山头的迎春花，偶然仍会在幽微的梦境里向我们闪现一般。

吧。何况,这种长久不羈的漂流生涯其实也为我们增加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深度。

终于,我了解了:为什么北极燕鸥选择了年复一年的回归旅程,以及永无止境往返不断的航行。

终于,我了解了:为什么北极燕鸥选择了年复一年的回归旅程,以及永无止境往返不断的航行。

回忆长江水

旅行仿佛一种更伟大更深沉的学问，领我们返回自我……

——卡 缪

水 泽 楚 乡

向来对我来说，武汉只不过是地理上的一个名称，不曾心里构成任何联想，直到去年秋天飞机降落武汉机场，汽车行驶在楚地的绿野上，方才忆起这是小时候地理上所读到的水泽之乡。

细细的雨丝
落在濛濛的水
田里。

细细的雨丝落在濛濛的水田里。十月里的天气温凉酥润。田野间出现一畦畦碧绿的荷叶。一边听导游道：这里产荷出名，东湖比西湖还大好几倍……湖里的荷花可多了……

车过长江，远远就望见黄鹤楼临江耸立，待车身由楼旁经过，仰头眺望楼顶，只见飞檐重叠，直入云霄，心里不免一惊。从小历史书文学诗歌里读到的东西，蓦然出现于视境之内，仅咫尺之距，一丝既亲切又遥远的历史情怀涌进胸臆，眼睛不自觉地发热起来。

魂 兮 归 来

来到观光饭店憩脚，这家三星级的帅府饭店装潢得颇

为典雅大方。我特别喜欢盥洗间的墨绿色大理石地和卧房淡绿的墙纸、窗帘。木器家具皆取材于上好材料，设计雅致古朴。柜台上放着热水壶和上好的茉莉花茶茶包，冲出来的茶香四溢，很难和记忆里小时候的中国旅馆联系起来。我自己不记得了，但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起抗日逃难时许多客栈如何污秽不堪，跳蚤排队……印象十分深刻。当然，那些是半个世纪前的情况，如果父母亲今天回乡来看，该会如何地感慨呢！

房间在四楼上，推开面山的大窗，眺望四野，迎面满山的绿，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四周不见有建屋施工的迹象，也听不见乒乒乓乓的敲打声，心里陡然轻松得多。

父亲去年春天在美国亡故，他的魂魄想来早已回到祖国的空间了吧，也许已回到老家山东。记得他年轻时期也在武汉这一带待过。父亲自从四十几岁离开中国故土之后，一直到去年九十岁过世，其间一直再也没回过中国。他过世之后，我曾多次梦见他穿着藏青色中式棉袄，蹒跚于故土的市井街巷之间，我深信，他无疑早已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了，这片叫他又爱又痛的土地啊！

这遭也是我从小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乡。多年来我总觉得出国太久，文化上的隔阂太深，心中已经没有了迫切的归属感。然而，随着父亲的辞世，我返乡的意念竟日渐加深。这种对故土的思念之情，与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两者仿佛混淆不清了。

他过世之后，我曾多次梦见他穿着藏青色中式棉袄，蹒跚于故土的市井街巷之间，我深信，他无疑早已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了，这片叫他又爱又痛的土地啊！

东湖之畔

烟雨濛濛黄昏时分的东湖，荷花季节已过，翠绿色的琉璃瓦，与秋天荷叶交相辉映，白色幽曲迂回的桥廊，通向湖心，衬着阴雨天里泛白的湖水，和湖边依依垂柳，虽然萧条寂寥，却依旧有一股冷艳凄绝之美。

东湖之大，果然名不虚传，好像总也走不到尽头。在东

湖回忆起久违了的西湖，我还有些许朦胧的记忆，小时母亲常说起西湖，因为她在杭师念过三年书，在那里度过她最美妙的少女时光。母亲很有音乐舞蹈方面的禀赋，在校念书时，经常上台，还曾数度受邀上电台演唱。当时盛行一出歌舞剧叫“葡萄仙子”，母亲在剧中担任主角，满出过一阵风头。她的音乐老师对她十分欣赏，大力推荐她毕业后转去上海音专，专攻声乐。母亲也蠢蠢欲动，可惜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她只得返回故乡浙江临海，在那里当了一阵子小学老师，接着便由人介绍，认识了甫自美国留学返国的父亲，两人在长沙结了婚，匆匆结束了她的少女时代。

母亲的嗓子浑厚圆润，属于女中音型，中气十足。但是孩提时代的我偏偏不懂得欣赏，只以为细细尖尖的花腔女高音才最了不起，不懂为什么别人赞美母亲的嗓子好。记得我小学一年级时被老师选中，要我上台跳舞唱歌，老师们都知道母亲曾是当年临海城里有名的“葡萄仙子”，顺理成章地请母亲负责调教，母亲也就义不容辞高高兴兴地承担了。

站在东湖之畔，小时候她教的这首小歌又在身边萦绕起来，我仿佛又见到三十岁年轻的母亲，指指点点地比划着，六岁大身穿粉红小圆裙的女孩子，仿佛在绿水荷叶之间跳上跳下：

云淡淡，天气晴，
坐只小船去采菱。
菱塘儿浅，小船儿轻，
一划一划向前迎……

时入深秋，又逢微雨黄昏，湖上好像见不着什么游舫。

时入深秋，又逢微雨黄昏，湖上好像见不着什么游舫。多走几步之后，湖角柳树边突然出现一只小船，只见船上一位老翁远远向我们招呼着：“上来吧，我载你们到那边水里玩玩。”我连忙挥手歉意地解释道：“不用，谢谢了，我们没时

间，必须归队去。”我竟不敢正眼瞧他一眼，因为他是中国老翁，他穿着暗色棉袄寂寥的身影，不由地叫我想起梦中的父亲。梦中的父亲亦常常孑然一身，神色黯淡……醒后总让我感到怆然欲泣。

乍见翻疑梦

因为兴奋，翌日很早就醒了，而阿敏比我起得更早，才六点多，他已从外头溜跬回来了，兴奋地对我说，他发现武汉大学就在附近，建议上那儿去看。

武汉大学果然只在一里路之外，步入校园，见到好些老人家在果园里打拳早操。走到荷花池旁，见好些学生面向池心，诵声琅琅。高坡上的图书馆古色古香宫殿式的建筑，屋顶一律铺的是碧绿的琉璃瓦，和东湖所见同一颜色，鲜明突出。倚在墙边背书的女学生，有梳马尾的、有穿高跟鞋的、都颇为摩登，也令我诧异。从食堂出来的学生，个个手拎着搪瓷锅碗，有的手里抓着包子馒头……这些原是再平常不过的校园生活观景，但看在我这个离乡日久的“异乡人”眼里，却有似前世回忆或梦境里的零星片段，见什么都稀奇，不觉睁大了眼，如大梦初醒。

这些原是再平常不过的校园生活观景，但看在我这个离乡日久的“异乡人”眼里，却有似前世回忆或梦境里的零星片段，见什么都稀奇，不觉睁大了眼，如大梦初醒。

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楼有七层高，是近年来重新修建之后的规模，最初的楼据说只有三层高，如今楼高五十一米，全楼主要色调是棕黄二色，门柱全漆棕色，六十个翘角层层凌空，一色的琉璃黄瓦。翘角上悬有金色风铃，飞檐的边缘，装满了一长串电灯，装潢固然相当富丽，却也失去了典雅古朴的气质。由顶层俯瞰脚下滚滚长江，气势的确是十分雄伟壮阔的，但是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想要倚栏远眺、发思古之悠情的愿望也受到影响！只见水天一片灰濛，烟雾茫茫，此情此景令人

更加能够体会出崔颢当年在此赋诗时的寥落心境：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如今飞过的再也不是黄鹤，只有云烟；往来的已无李白、岳飞。

历来在这楼里楼外发生过的大事，来往过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多得数不尽，然而，这些鲜活的生命与事迹，都已经一去不再复返了，所留下的只有千百种诗词、名画、楹联、匾额、碑刻等文化遗产，尚在古楼内保存着。如今飞过的再也不是黄鹤，只有云烟；往来的已无李白、岳飞。这些一度轰轰烈烈的古人，如今安在？年轻时也曾叱咤风云过的父亲，如今又安在？父亲辞世之日，哥哥曾梦见父亲与他的挚友二人骑着仙鹤而去。父亲，我多么希望你的魂魄正自由自在地在大气之间翱翔着！

在省立博物馆看到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是武汉二日的高潮。春秋时代诸侯之一的曾侯乙为楚所灭。文物于一九七八年首次出土。曾侯乙酷爱音乐，他的全套磬钟古乐器在土里水里保存了两千四百年，依然完美无损。接着由武汉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为观众表演了场古乐的演出。她们身穿典丽的古装，给予观众听觉与视觉上的双重享受。我坐在厅里听音乐，心里真为我们这个泱泱古国自豪。

餐桌上顿顿吃的是道地的湖北菜肴，少不了有珍珠丸子、煎鱼、藕丝、藕汤，吃着也连带想起湖里的荷花荷叶，在色、香、味之外，又多了一层文学诗歌的美感与联想，凭添了一分属于文化的滋养。

水墨画的江岸

晚上由武汉码头登船，游长江三峡。沿长江逆流而上。开船时已届深夜，虽然疲倦，却舍不得睡下，窗外一片无垠的江水，一轮满月在水天之上引航，一片粼粼波光。江面宽